

法國學工潮與大選

張棟材

法國在今年五月間發生學潮而釀成左派大學生與警察的流血衝突；其後則更激盪出了近千萬工人大罷工的工潮，一時洶湧澎湃，正似法國雜誌（如「L'Express」）美國雜誌（如「Newsweek」）等所形容為「五月革命」、「

一九六八年之法國革命」的情景。當時左派及共黨勢力乘機羣起叫囂成立新

政權，戴高樂的政府亦確面臨着搖搖欲墮的困境，例如向以剛愎高傲知名的戴高樂本人，在六月廿九日為爭取大選勝利作最後努力的電視廣播演說中，

也不能不承認這一個困境說：「我國在五月間受大學的無政府狀態與全面性的罷工影響陷於癱瘓，共和國幾將瀕於消逝。」

戴高樂在危急情況下為挽救其政治頹勢，曾採取了老謀深算的對策：初於五月廿四日仍施故技地先宣佈以公民投票來決定其去留，使興奮狂熱的學工羣衆被動地趨於緩和冷卻，同時進行由政府、勞、資三者出面會談，以對提高工資的讓步，分化了學生與工人的結合，繼而獲得軍方效忠的保證，於五月三十日再宣佈解散國民議會實行大選，更將局勢重心轉移至大選的競選活動，使公民投票改為無期限地的延期舉行，減低了他個人所冒的政治賭博風險。

在大選的兩次投票中，戴高樂派大獲全勝，「保衛共和國聯盟」即單獨贏得二九三席，今後無須「獨立共和黨」的協助，便可掌握國會的絕對優勢。這一次的學工潮反而為戴高樂的政府帶來了湔雪去年（一九六七）三月間大選失敗之恥的機會。根據巴黎七月一日德通社電所稱：「這種勝利，即是戴高樂總統手下的最樂觀者，也感到意外。」

不過，問題是學工潮平靜了，大選也勝利了，但造成法國危機的因素依然存在，大選勝利只是讓戴高樂有解決危機的合法化權力，能否解決尚待於

事實的表現。所以龐畢度總理在大選勝利時刻也並未忘記警告說：「毫無疑問，未來將會是困難的」。

巴黎大學是學潮發源地

法國這次的混亂不安，主要是由於巴黎大學的少數學生首先鼓動學潮而後蔓延擴大的。但何以少數學生會有如此力量？它並不是偶然的突發，實際上是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而逐漸形成的，從下列三點可以尋出學潮的起因：

第一是學生們的共通的普遍不滿情緒，已潛伏內心日久。這不滿的情緒是來自日常的接觸感受與連鎖反應。五月學潮的發端可以追溯到去年十一月間巴黎大學奈特爾分校為要求宿舍民主化（男女宿舍相互訪問之自由）而起的十天罷課行動。在最初，學生們的動機尚僅止於期待改革教育制度、改善大學生活、參加大學行政管理的範圍，其所以致此，法國政府要負相當忽略因循的責任。蓋今天法國已有六十萬人大學生，當戴高樂於十年前出而執政時，則僅為十七萬名。可是學校應有的設備却並未相隨擴充，特別是巴黎大學因其畢業後的就職條件遠優於地方大學的關係，便有十六萬人集中於此校，而學校設備之簡陋竟至教室擁擠不堪，圖書館只能容納五百人的地步。奈特爾分校雖屬新建者，亦並無一圖書館，這樣無視學生求知奮鬥的願望作風，自然會引起學生的最大不滿。兼以考試嚴峻而淘汰率大的古老學制仍在固守執行，大學為供應現代產業社會需求唯科學技術是尚的人性否定趨向，在在都是對青年學生的精神壓力，使其產生被現代化社會疏遠遺棄的孤寂恐懼感覺，此種感覺混合了不滿情緒，則是一變而為憤激的反抗，這時一經

有組織的野心家加以利用，便要從單純的對學校要求改善動機引伸為政治性的暴力化行動。因之，到了今年三月二十日，乃有巴黎大學學生的反越戰示威遊行，繼有二十二日在巴黎大學奈特爾分校為營救數名被捕學生而舉行的抗議大會，結果佔據了校長室、理事會，這就是日後聞名的所謂「三月二二日運動」，由此出現了一躍而為國際風頭人物的學生首領：赤髮的德國留學生康本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被稱為：「具有先天的領導才能的羣衆煽動家」。

第二是左派學生的若干團體在巴黎大學內都已紮根，能將學生大眾的共通的不滿情緒予以把握組織化。「無政府主義派」的康本迪是奈特爾分校的該派負責人，他這次之居於扮演主角地位，完全是由於他領導「三月二二日運動」促進了校內分裂了的各左派學生團體的支持與聯合。這些團體包括有一九〇七年成立、受統一社會黨指導的「法國學生全國同盟」（UNEF）；一九六一年成立、受法共指導的「法國共產主義學生聯盟」（UEC）；一九六六年成立、親共匪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ML派」（UJCM-L）；一九六七年成立、反越戰的「越南反戰委員會」（CVB）；一九六六年成立、托洛斯基派的「革命的共產主義青年」（JCR）；一九六一年成立、另一托洛斯基派的「革命的學生聯絡委員會」（CLER）等等。通過既有的團體組織，他們一步一步地動員了大多數對政治素不關心的學生大眾。五月底是此次學潮擴大的起點，始而僅為康本迪領導下的「三月二二日運動」學生四百人，但旋踵間即匯合為兩千人、五千人。六日示威遊行者達一萬人；七日再增至兩萬人。十日為學警激戰最烈的一次，有三萬名學生聚集在拉丁區街頭，而且自此之後，學生和工人的組織也有了新的結合，取得工人罷工的支援，十三日這一天的大示威遊行合計有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達四十萬人參加。左派學生團體組織中的「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洛斯基派」以最急進的言論脅脅到多數學生與其合作，強化了他們的組織。代表其團體組織的黑旗與白旗，曾同懸於巴大的高空。「世界報」（見五月十五日）將此一幕描述為大有「解放區」之概，並非過言。

第三是當代聲望方隆之思想家、學者的譁衆取寵言論，迎合了學生的趣味與心理狀態，極有推波助瀾作用。如移居美國的一位德國籍哲學家赫柏特·馬克塞的理論，即對既成之秩序與權威應從根本上加以批判並推翻，再由論之著作問世後，他本人便突然成為西歐學生崇拜的對象，被視為左派學生運動的精神支柱。馬克塞在其「理性與革命」一書中所強調的兩點：①蘇俄社會是在新的基礎上重現了馬克思所指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搥取特性，史達林主義的社會是毫不遜色於資本主義社會地在施行壓制。②現代技術社會的革命，已非工人所能達成，這是要靠為現有體制外的外部勢力來做，黑人青年學生才是真正革命的力量。」此一理論不胫而走，早已在法國學生階層中受尊為必讀的經典。此外，還有法國的存在主義文學家沙爾特，這也是法國左派學生所擁護的「思想導師」，他在五月學潮中親往巴黎大學演說激勵學生們勇敢鬥爭稱：「資產階級出身的子弟與勞工間作新的結合，最關重要。」他與康本迪的對談，更露骨地說：「你們只要把今天的社會震撼並加破壞之後，自然就會產生出某種新的事物，我認為這是極可能的，千萬不要洩氣停止下來。」其他再如巴大的教授米森、里克爾，以及以諾貝爾獎金獲獎人為聲望背景的莫諾、盧瑟等學者教授數十人都發表聲明同情學生的行動，願作學生們的後盾。這一批由思想家、學者所發出的思想傳播工作，毋寧說是學潮的濫觴。

工潮所現出的二重性格

工潮和學潮一樣，也是要通過左派的勞工團體組織始能導致的。法共所控制的「勞動總同盟」（CGT）為一擁有一萬六千個團體單位合計一百七十二萬人的法國最大勞工組織，是以實力推動此次工潮的主流。

不過，在學潮初期，並無併發工潮的徵兆，相反地，是避免、排斥與學潮共起。法共主持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馬爾許於五月三日之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發表「揭穿偽革命者的假面具」一文，尙曾抨擊巴大左派學生鬧事，並指左派學生首領康本迪為「左傾冒險主義、資產階級出身的偽革命者，其行為只為戴高樂政權與獨佔資本服務」，主張「必須與這些玩弄革命術語故陷民主運動於敗地的極左份子鬥爭，使其完全孤立。」這當然可以看做代表法共及其附屬的「勞動總同盟」對學潮劃清界限的一種嚴厲態度。但是，到了五月十日，情勢却發生了極大變化，「勞動總同盟」和「民主勞動總同

「舉行統一示威遊行的大罷工。」「人道報」對左派學生的抨擊亦隨之不再發出。

，當十三日大示威遊行與大罷工之後，法共政治局的聲明則稱：「政治局一致地對從事五月十三日部署準備的所有的人們，均表稱讚。」（見五月十五日「人道報」）

法共之改變態度，係基於兩種理由：

一、極左派的學生團體組織——無政府主義派與托洛斯基派，已在積極着手與工場的青年工人接近，企圖成立學、工統一戰線，青年工人亦正與青年學生同樣地抱有反既有秩序與權威的共通願望，很可能一拍即合。故一旦此輩為極左派學生勾引以去，則法共及勞工組織內部，便立即會發生領導權的動搖與混亂，反不如此際主動地指令勞工組織乘勢另造工潮，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壓倒學潮。法共深信本於階級立場，能以慎防極左派學生故意陷害勞工階級利益的離間、警戒宣傳，使勞工組織的行動與極左派學生保持一段距離。

二、法共對學潮所引出的社會羣衆力量，作出了高度評價。根據觀察測知：人民在戴高樂十年專政下已倦於追求「大國榮光」的虛榮感，只圖對身受的如房屋荒、重稅、高物價等積債有所發洩以逞快。如果能藉工潮驅使但求發洩而不計後果的羣衆走到街頭，即為對戴高樂政府的一大威脅。法共以此種估計又復萌了它的投機主義，認為應充分利用此一有利時機提出成立左翼聯合政府要求，來掩護奪取政權的謀略。縱一時尚難見於實現，也可提高自身身價，迫使政府承認提高工資、減縮工時的條件，博取勞工大眾的好感。

法共的此種作法，遂掀起了法國空前大罷工的工潮。這也正說明了此次工潮的二重性格。單從它的戰術上看，其第一目標對極左派學生滲透青年勞工企圖的逆襲，乃是成功了的。第二目標在與政府、資方會談中獲致改善勞動條件的承諾，也算是實現了原定的估計大部份。結果是左派學生所攬起的學潮，坐視着被法共利用轉移為工潮而取得果實。所以在入六月之後，大罷工已徐徐復工，情勢頓趨平靜，青年學生所得到的只是一場空，巴黎的報紙稱之為「革命已胎死腹中」、「學生們的舒伯特交響樂已告終止」。確屬實情，一切都為大選活動所佔據了。

大選勝利全歸於戴派

戴高樂於大選競選宣傳中，是集中於一點地攻擊法國共產黨，加重量調「共產黨極權主義之恐怖」，使人民對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野心提高警覺，要選民於「戴高樂抑共產黨」二者之中擇一，這一戰略奏效最大。法共指令其勞工組織投入工潮雖亦有所收穫，但就對大選而言，則是得不償失。

法國民議會選舉係採小選舉區二次投票制，共為四八七席。兩次投票的結果，戴高樂派取得壓倒性勝利，其席數如下表所列：

戴高樂派	保衛共和國聯盟	一二四
中道派	獨立共和黨	二八
民主左翼聯盟	統一社會黨	六席
其他	民	五席
(乙)第二次	一六九席	一席
戴高樂派	保衛共和國聯盟	○席
民主左翼聯盟	獨立共和黨	二席
共產黨	共一〇五席	共一五二席
中道派	五七席	五七席
統一社會黨	二八席	二八席
其他	二四席	二四席
	五席	五席

在現已決定了的四百八十五議席中，戴高樂派已共贏得三五七席，較解

散時不足過半數的二四〇席，已增加一一七席。即單是「保衛共和國聯盟」亦已爲二九三席，較解散時增九六席，足以穩操國會的主導權。同派支流之獨立共和黨爲六四席，較解散時增二一席。且戴派在行將於南太平洋海外領地舉行兩席的投票選舉中，亦更可能再獲兩席而增爲三五九席的堅強陣容。

至於其他各黨派的席位數與解散時相較，除統一社會黨由原來的空白得到一席略作點綴外，其餘的全都是只有減無增，計民主左翼聯盟由原有之一一二一席減至五七席；共產黨由原有之七三席減至三四席；中道派由原有之四二席減至二九席；無黨派者由原有之十一席減至七席，相形之下，愈顯映出戴派的聲勢之大。

這是法國人民對各政黨的一次最新審判。戴派之勝利主因，已見上述其得力於強調「共產黨極權主義之恐怖」，使選民對五月學工潮所造成的暴亂新記憶而知就戴派與左派二者擇一，乃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此外，還可作以下的解釋：

一、法國選民的平均年齡爲中年以上者佔大多數，他們代表了中產階級的中、小商人與農民，其性格象徵爲保守，他們對當前政治所期望者是溫和的「改革」，決非過激的「革命」。在其心目中，信賴戴高樂派是一安定勢力。這是基本的票源，非左派政黨所能動搖的。

二、極左派青年學生與勞工之急進的破壞性革命行動，使左派全體的政黨遭受牽連而難以辯明與其有何區分，致失去大部份去年三月間大選會獲支持的選票。而此輩青年有選舉權者，因向以反既有體制自命，則多以棄權代替無聲的抗議。在另一方面，彼等更多爲二次大戰後出生的青少年，尙未達到法定選舉權的年齡，他們在大選中根本無從發聲反戴派的若何作用。

三、選民中被稱爲「沼地」之中間票，約佔選民總數中的百分之三十二

左右。彼等對政治缺少深刻認識與關心，流動性極大，在歷次大選中都是被大力爭取的對象，而且也是可決定勝負的一個所在點。此次因人親身感受到學工潮波及於全國不安的經驗，此種票的選民在感情上自始即傾向於支持戴派。

今後法國政局展望

的國民議會絕大多數議席，來支持其必需的政策。但迫在目前的法國內部危機，是在經濟上如何補救由大罷工所引起的損失，以及如何防止必然到來的物價高漲、通貨膨脹與法郎貶值的緊要問題，大選的勝利，並不等於此種內部危機的消褪。

大罷工使法國的國民總生產降低了百分之六至七，咸認這將需要一相當長的甚至是二年時間，始能恢復原狀，法國的對外競爭力，幾已因是而淪爲三流國家。戴高樂對勞工的妥協讓步是提高工資與縮短工時，此乃勢在必行，實已預示了高物價與通貨膨脹之難以避免。目前已在法國盛傳的「十月危機」說，其意即在指此一經濟危機可能於今秋表面化，同時，大學亦在該時開學，學生仍可能再鼓動學潮困擾政府。

戴高樂本人亦尚須接受其自己所提的另一次公民投票的考驗。戴高樂在六月份內的兩次電視廣播演說中，均曾道及他的所謂「參加」（Participation）構想，作爲「新生法國的規範與動力」，預料戴氏必將以此構想作爲他求取公民投票支持的政治資本，其時間將以今年秋爲期。據法國總統府人士所透露戴氏基於「參加」構想而擬訂中的社會改革方案，係由以下諸重點組成：

一、政治指導——將法國的三萬六千市鎮村照地域區分重劃爲大的自治機構，各由住民直接投票成立地方議會。廢除現行由國民議會議員、縣議會、市鎮村議會議員等間接選舉之上院，重由地方自治機構、職業專門團體、勞工組織等代表新行成立一院，俾建立健全的配合國民議會的兩院制。

二、企業制度——企業利潤得分配勞工，勞工代表得參加行政管理委員會，或新設企業委員會。

三、大學改革——擴大學生對寄宿舍、學生會館之自治權，承認學生代表得參加大學行政機構。

要言之。戴高樂經此次變局，勢必着重於對內政策之調整，以謀克服當前之危機。至於在對外政策方面，他的反共言行將使法國與匪、俄關係暫時趨於低潮；在自顧不暇中，行將緩和其對美國之挑戰。但戴高樂決不會忘情於製造大國的虛榮滿足感，最近時期內他可能仍將照預定計劃在太平洋法領礁區域作氫彈試爆，來表示他拒簽防止核子擴散條約的示威抵制。